

第陸冊

麗藻四

麗藻五

麗藻六

香光續集卷之三

商水縣志卷十四

麗藻志四

碑記

元

重修宣聖廟碑記

汝陽縣尹趙璉

聖人之道猶日月運行於天亙古今萬世無間也周衰跡熄火於秦章句訓詁於漢詞章於晉魏隋唐道固自若而所寄微矣宋大儒繼作能明聖人之道以寤後之學者著書立言既精既備我皇元以武功定天下誕敷文治自京師至郡邑咸置廟學建立師生俾人知所教而不忘其教之所自於以淑人心厚風俗以成盛治作新振起責之守令不專於掌教者法然也天下之爲郡若州縣能奉承法意以無負其責者有矣未有掌教不專其責而能自以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一

爲責者也襄城張君鵬南冲霄初教諭於廂克稱厥職至順元年冬十月乃官商水縣學學有田豪右鄰其南者久侵奪之君言於縣明年春達魯花赤塔察兒仲安暨縣尹劉潤夫覈實歸諸學仲安等既代歹歹實監是邑與孫尹吳士宏克廣主簿潘繼祖茂先者復門之西南隅故地强悍者心服繇君之請也一日君又以葺學宮爲請且曰以王官正室邇臨通衢爲神之棲於以昭文治妥聖靈難矣爰度地宜得爽塏於其北集邑賢士大夫而經始之衆權趨焉不期月而告成厥殿巍然厥廡翼然像圖孔儼式瞻以敬講經有堂肄業有齋門戟森列庭檜駢植給間田以供祭祀廩師生靡有厥遺今則已矣其所建立或摧圯而弗支漫漶而罔飭曷一新之監邑令簿俱愀然曰法固吾責也敢捐已俸以倡於是吏民爭相爲助功既奏起摧地爲堅完易漫漶以明麗作始于季春

三月而成於其冬之十二月甲寅士獲所歸民不知役代茂先而終其事者主簿王從善君美也落成張君躬輦石西山走汝陽謁記於璉璉惟聖人之道載在方冊漢唐諸儒雖或章句訓詁未有恬然如宋程朱之學集厥大成者皇元設科經術率本程朱將使教者知所以教學者知所以學而不惑於他歧也商邑廟學既已復矣師生居有處食有廩矣作新振起之責可謂塞矣尙相與激揚導勵講程朱之學明聖人之道以無負朝廷立法之美意而後可今夫爲縣而能奉承法意不負其責斯固賢矣掌教而自以爲責卒能有成者豈不爲尤賢哉矧監邑歹歹君嘗與愚共事祥符令尹先君彥殊與吾祖松澗公同官南臺張君又同里閤何敢辭故書以爲記俾歸而刻諸石

舊志

明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二

儒學甘泉碑記

河南提學道

劉昌

商邑儒學故有井苦人不食教諭何璞爲桔槔以出其溷而盡加淘渫焉而泉涓涓水復至井復盈復出之而泉亦復來日漸甘如是者累月乃始食凡以羞神明享賓客悉需於是而日汲益衆於是知縣羅楫作亭井上且礪石以俟作記予提學至商璞率學之諸生請予記其事予因進璞而問之曰當井之未食也何如曰蕪穢交蝕而臨渫者不力汲者不至益而不流而日以廢焉耳又問曰其既食何如曰泉之出既甘則其用益廣而汲者不止出者不竭時甚賴之嗚呼此養才之說也乃進諸生而謂之曰諸生譬之井矣夫惟自棄則人亦棄之能日與師友居以反身修德亦何所用而不可是故游息於學猶井之託於地也其俯仰於詩書載籍之間以充其所知猶井之加淘渫也勤勵不息至於天理日明人

欲日消猶泉之出其故而來其新也由是而致之用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擴乎其無滯礙焉其久且遠者猶井之以羞神明享賓客而無乎不需也雖然井既爲人所食爲用在於淘渫之功則璞之此舉要爲知本其教諸生有不待言而意已獨至者諸生勉之哉易有之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是反身猶未盡也勉哉諸生勿自爲棄井則度矣皆應曰諾遂書以爲記俾相輔而進焉

舊志

重修城隍廟碑記

知縣 陳鵬蘄水人

商水縣城隍廟建在治西數百步其址深邃而簡靜爽塏而宏敞蓋據山川之勝鍾輿圖之靈者也廟貌森嚴感應捷速凡水旱蟲螟疫厲災沴禱之必應禦災捍患視他邑獨神故商之士民特尊崇之廟建自有邑之始歲序遷流風雨漂搖椽檁棖題多所捐壞殆有不若其初者鄉民王珍張學等恐其不足以妥神靈而迓休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三

祉也謀於衆請於余而重修葺焉余以斯神保障茲土陰主福善禍淫之柄與余職實相表裏因可其議而出示以諭之曰願修廟者聽於是擇七月廿四日之吉鳩工聚材撤故易新不踰月而輪美奐美不徒爲觀瞻之壯實足爲風雨之除神靈妥而休祉不於是迓乎事既竣商人士屬余言以紀其事余不佞忝有一日政教之責乃颺言曰夫廟神明之舍也敝壞焉則知舉而新之以爲妥神迓休之地矣至於吾人之心實神明之府入德之基凝福之地也稟受於有生之初明而通公而溥未始有一物之雜存之以宰萬事出之以應百爲招休祥而來百順由此其選也前此無有乎不新矣迨乎形生神發物感客交汨之以利欲之私奪之以攻取之累明者晦通者塞公者私溥者隘而神明爲之不守矣由是禍患之招災害之致有不可勝言者曾不知修之以爲妥神迓休之

地此何故哉殊不知修廟與修心事本異也而理則同事神與事
心迹雖殊也而道則一若等以修廟之誠爲修心之道以事神之
敬爲事心之功則明通公溥存神妙應而天下之理得矣若等何
明於彼而暗於此乎邑人士聞而謝曰命之矣因鐫諸石以紀其
事云

舊志

重修東嶽廟碑記

舉人高古邑人

嘉靖丙申歲重修東岳廟甫成或謁高子徵文記其事高子曰事
僅苟完功罔周密曷勉諸越數餘載適官歸家居或又申徵之高
子相厥成迺喟然曰夫神貴宜民事神貴以禮宜民之謂正不宜
者謂之淫以禮者謂之敬不以禮者謂之諂正者敬之有光祀典
故也苟於淫而諂之則神人之禮荒况可以廟爲哉商水縣城南
里許舊有東嶽岱山神廟未諳初自何時載稽諸圖商邑本漢汝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四

陽地屬汝南郡隋置潑水屬陳州則是廟恐與邑相爲先後其來
遠矣地形阜夷規制嚮明巋然爲境內雄鎮能禦大災能捍大患
凡水旱癘疫有禱者靈應捷響是誠宜於民而非淫祀可伍矣我
明朝聖神太祖高皇帝勘定禍亂天戎北討誠駐蹕廟側銀杏樹
下夫以岱山之廟蒙聖祖之幸其與帝舜東巡幸岱先後一揆謂
非小邑一時寵遇之幸哉固圖景有曰銀杏盤龍誠佳徵也時屬
天順七年邑侯淳化羅楫見其漸弊嘗重修焉厥後增立廣生神
殿於東面維持輔佐陰佑生民神功茂哉歷年久風雨傾頽神失
棲所嘉靖丁亥邑侯青城焦章謁神虞焉時命邑人董永總厥役
募財捐貲集藝經畫選材估料量工計能益之捐之自正殿以至
內寢迄次更新棟梁輪奐雕鏤鞞擘金碧丹漆引耀日星門垣堅
崇花木繁植仍鑄像用垂久遠嗣季歲戊申今邑侯澧州雨泉江

公淳明度正修和百廢振舉公餘嘗捐俸命道司常鳳等傭工增
逮卷棚五間於正殿前蔽風雨之衝壞而廊廡亦繼成焉一時同
官商邑者有居司訓巴陵方公涵蓮幕臨淮薛公楫罔不協力贊
濟而工實賴之經始於嘉靖丁亥續成於庚戌一旦盤麓鉅麗滢
沆秀壯煥然改觀甲冠羣祠雖非媲美名山奇異之萬一而神行
在之宮亦度幾有賴矣歲時香火嚴祀遐邇侵承神欣人和亶非
偶然爲也傳曰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言神之大也又曰曾謂太
山不如林放乎言神之正也以若正大之神建廟敬以祀之顧非
禮與矧聖祖寵憇之地尤不可廢墜者乎雖然敬鬼神而遠之乃
吾道之懿範俟百世而不惑矣第推世之事神不究其本心忘公
而比於私行徇情以病乎物而不知其本已先撥矣則廟像之修
徒侈文巨祀薦之豐祇供宴樂甚至莊餼糧遠登山以敷福席壽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五

作網民脂而爲已叫號蠹積蠱惑成風名曰敬神實爲諂瀆福祉
未獲自速戾於厥躬吾不知其可也已經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
屋漏又曰黍稷非馨明德維馨本在茲乎因並勒於石用布告於
事神者幸勿以爲誕妄也是爲記

見碑刻

清

重修玉皇閣碑記

知縣

張

鉞

會稽人

曰明日旦胥在覆幬之下何人不當事天何日不當敬天而郊焉
而格必歸之九重之聖人下此者不得舉行其得舉而行之者又
未知能格焉否是知分不可僭誠不容僞禮與理然也帝者天之
主宰而舉世稱爲玉皇因道家昊天金闕之說也且從而像之夫
可得而像像而如見之者必其秉二氣五行之秀躬有令德沒爲
明神生何代居何地靈爽何狀人思之弗諼摹而垂之永永其貌

之肖不肖固無論也帝則豈同血氣之倫受形於宇宙有姓名時地之可稽又豈以瑰奇之跡震蕩人見聞乃以搏削髹繪範其官骸施之彩碧被以冕服建祠宇而奉焉俾氓隸婦稚咸得禱謁而不限以時此不待知者而知其無徵於禮不察夫理者也雖然人無日不戴天無日不知天之爲帝而泄泄然幾於忘之則以清虛寥廓未見有鑒茲而臨於其上者即欲敬事無由也若夫矮巷之間磚甃數重廣袤之深均不及尋丈其卑隘不容俎豆製土木尺許號之曰神則人見之而心凜矣傾誠瓣香或牲酒祈佑進而郡邑嶽瀆之祀與凡衆祠百物謂其各有專司於冥冥者神倍尊人見之心亦倍凜况夫極之於帝尊莫與京瞻拜之際即至愚不肖有不肅然以恭竦然以懼者乎斯時也爲善之心不覺自萌爲惡之心亦暫而息矣然則今天下之稱曰玉皇而像之不可謂其意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六

不本於敬天而欲勸善而沮惡也郭東里許故有玉皇閣明隆慶初邑民顧珠所創建閣之前後暨兩廡屋凡若干楹列若干像白玉皇而下多祀明神兼崇二氏又作書院若干楹以待來學者買地庀材工費頗鉅其詳具蕭君所爲記中閱時既久漸就圯剝道士吳清元募而重修之制無減於昔惟所謂書院者無存焉經始於壬辰仲冬閱五稔迄戊戌孟春而告竣祈文於余余嘉珠之意而多住持與諸襄事者之功不可以不文辭舊額曰玉皇閣三官殿碑記今不列三官者統所尊也書而俾勒諸石

舊志

建修義學碑記

知縣

張淑載

長安人

灤川密邇淮陽古稱名勝之區自我朝定鼎以來德化翔洽一時人文蔚起較昔尤隆而因材造就非建立義塾不爲功是以天津王公夔龍於庚戌歲攝茲土即議建立義學遂捐貲售地庀材鳩

工爲營繕計未幾以調任中止潼川牟公繩祖繼之建藏書閣講堂各一工未竣而解組越半月而余來尹茲邑既下車與聞兩公育材雅意歎其爲政能急先務遂殷殷欲步後塵然事皆未就緒工程浩繁兼以初登民社簿書叢集無暇及此踰一載乃得謀於廣文束君束君告余曰此盛德事大有造於商者也公第先爲之倡擇日興工風行草偃理之必然况紳士向嘗太息王牟兩公盛心未遂某當會二三僚友竭蹶倡捐人之好善諒有同心余然其言捐貲擇日屬庠士中之曉事練達者王廣運王鳴岐兩人監修而以束君董其成一時紳士咸踴躍從事量力樂輸於乙卯夏清和之十有八日興工至乾隆丙辰四月告竣凡昔之所已建而工未就者補之如藏書閣講堂是也昔所未見者增之如東西齋房儀門大門四維之墻垣是也於此聊加潤色規模粗具復爲之購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七

經史古文若干卷鑄大刀一口十二力式弓一張試石一塊置其中延師設教俾文武生童之來學者不慮誦習之無地師資之乏人切劘漸漬之久將處爲名士出爲良臣賢才起而風俗醇庶王牟之志可慰而余或可塞責於厥職歟後之君子蒞斯邑者均有造士之責因其基而擴充之使義塾永新而人文日盛焉是余所厚望也夫

舊志

義學脩脯捐資碑記

知縣

李新猷

霑化人

書院之設原以教育英才俾成人小子共底於有德有造之域以爲我國家棫樸菁莪之助也戊午春余由滋陽學官來尹茲土知澗川書院爲前令王公夔龍牟公繩祖張公淑載建內講堂五書樓三左右齋房六門墻厨竈具焉厥地之宜可容學子數十人而且巖宮臨其北東奎閣峙其東南風送荷香襲人衣裾余徘徊其

間深幸作人之有地顧以乏脩脯資師友缺如爲可惜也會邑紳李震普慨捐百餘金始得師友一堂有所指授未幾震普歿其介弟震興與堂弟郊堂姪樹勲歲捐百金以佐余所不逮教育之賴以不廢者關三載矣顧歲歲議捐事難經久辛酉夏聚邑紳士謀所以爲經久計者余捐俸五十金以爲倡紳士皆翕然樂從計捐六百七十有五金請於上官給典商生息每歲應入百二十兩有奇以永作脩脯之資諒不至於匱乏余復捐修門房三間招蒼頭居之司啟閉供掃除一切器用無少缺焉從此延師授徒肄業其中余得於簿書之暇時加考校將文風丕振英賢輩出誰謂聖天子興賢育才之化不下逮小邑耶憶余秉鐸滋陽時樂與士子講道論文一時從遊者接踵而至歌鹿鳴者十有一題雁塔者四英英露爽次第而青其衿者指不勝屈然則商之人士造就於書院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八

中者詎無春華秋實蔚然可觀者出而備一時之選歟則即以今之商水作昔之滋陽觀何不可雖然猶有慮夫作人固貴有善地而整飭不能不待乎人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亦事之未有可料者爰撮其始未勒之貞珉以告後之尹茲士及紳士之生長於此地者又焉知來者不且踵斯舉而光大之耶是爲記

舊志

重建玉帝閣記

庠生

郭調元

邑人

余聞之惟仁人爲能享帝禮冬至祀於圜邱自生民以來郊焉而天神格者必歸之九重之聖人是事上帝者必以其時以其地且以其人不然則已僭不知始自何時而祀天之事下逮氓庶普天率土罔不建立閤廟第不知享祀豐潔上帝歆之否耶迺且循爲故常君子亦不爲其僭而厚非之豈繫無說蓋人日在天之下幾不知有監茲而臨於上者浸浸而人欲肆天理滅矣一觀帝宇之

輝煌天威赫赫而其志凜然其貌肅然雖有非心佚志亦將畏憚而莫之逞玉帝閣之建或亦此也唐鎮廟有玉帝閣上有玉帝列天官地官水官之像詢其始建父老無知者諸神廟左右環列帝閣薩然居中其非近代法物亦明矣明末寇盜蜂起土人因其形勢戮力修寨櫻城固守賴此閣爲之捍蔽云歷國朝七十餘載風雨鳥鼠之摧敗頽敝已極岌岌有將覆之勢會首姚宏喜張朝用等化主高乾住持李一純目擊心怵慮無以示威重肅觀瞻也因糾合同志彷彿舊制而重建之不期月而落成并神像爲之一新焉行見士民之行過是閣者皆凜凜有上帝汝臨之思則是閣方有補於斯世斯民而僭與不僭固不論也

舊志

重建關帝廟碑記

恩貢 郭苞 邑人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九

然知斯地之所由名且以悲帝君之志之未就也當蜀漢後帝炎興元年魏遣司隸校尉鎮西將軍鍾會大舉入寇渡河南下駐師於此後人踵其遺事因名其地曰鍾鎮云予想夫三國鼎峙曹魏北據中原先主跨有荆益帝君與會分事二主當是時也非魏併蜀即蜀吞魏丞相亮所謂漢賊不兩立者也帝君始識先主於草莽即慨然欲舉中原而擴清之收高光之大權而歸之先主其志念深矣迹夫樊之役帝君蹙曹仁於宛于禁就擒龐德授首餘威震乎華夏豈不足以奪曹瞞之魄哉使天祚炎劉帝君克成大功則雍梁幽冀盡歸赤帝彼鍾會其人直鞭箠使之耳方且不敢下江漢之馬何由走平陰抵劔閣且又何由駐師於斯地哉余嘗憇帝君之祠憑弔往古慨然思此地之所由名不禁低徊太息因以悲帝君之志之未就也抑又有說鍾會設謀動衆戕民鋒鏑自謂

不世之功身未受賞先赤其族帝君英靈應爲含笑徒留駐師之名至今掛人齒頰若帝君大節昭昭炳如日星雖大功未就而千古凜凜有生氣生而爲人歿而爲神固其宜也豈鍾司隸所可與之較長短耶土人立廟於茲或亦有感於斯夫積年久遠風雨頽壞監生郭啟宇等及住持僧某目擊心傷糾合附近居民共出貲財改建而重新之落成後欲勒石以垂不朽因索記於余余思此地之所由名未必無因也緣是以爲之記

舊志

重修高祖祠碑記

廩生 郭 熙 邑人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凡有功德於民者必百世祀之所以示報也澗川縣治之西南四十里許地名曰唐鎮廟詢之士人曰高祖祠也其言多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夫高祖以匹夫崛起豐沛握赤符斬白蛇提三尺劍誅無道秦其入關也除秦苛政約法三章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十

與民更始迨文景之世比隆三代豈非其垂統者善與廟祀干禳固其宜矣顧茲地非都邑閭閻氓庶上祀先皇或者以爲非宜是又不然蓋嘗披覽輿圖考之史冊當其受命懷王牧馬秦關義旗西指固嘗屯集斯地而士民安堵雞犬無驚寬大之恩易見于倒懸之日故其地之民感其德指其地曰此我高皇帝駐蹕處也建廟而祀之以誌不忘亦人情報德之所宜然也夫思召公者受甘棠德高祖者憶所經故余疑唐鎮之名未必非譌棠爲唐而世遠年湮不得不以疑傳疑云爾茲廟也自漢及今幾二千年前之增修者不知幾人而椽楹折缺殿宇摧頽又見於今茲甚非所以崇德報功之意也居民王楨靳成禮等各捐貲財共勸盛事落成之日礪高亭之石而俾予爲辭因書數語以爲之記

此記作者姓名舊志爲郭苞今

據採訪稿
更爲郭熙

重建玉皇閣碑記

貢生 黃修性 邑人

村東玉皇閣由來舊矣前朝盛時閭左殷富歲時伏臘鄉人之祈報者靡不牽羊獻醴奏鼓吹竽以答靈貺父老猶能傳其遺事焉辛巳壬午世變滄桑中原鼎沸兵燹之餘祠宇口圯而住持者亦相率亡去曩昔之盛遂成往事王君諱某者惻然念之倡議重修會衲僧某來棲於此雅稱同心歷四十餘載而廊廡寮厨棖楹櫺檻次第修葺是閣重建於丙戌之秋輪奐塗臚煥然維新蓋較前爲愈盛云嗚呼天下之變遷淪毀豈皆積劫之不可救耶盛極而復盛陰陽消息之理所固然也恃有人焉以倡之而後衆志以奮廢者以興不獨一閣爲然也天下之變遷淪毀終於不可復者若驪山之館太液之池封君世家之宮室園陵亦已多矣曾不得如是閣者重而新之此閣與人所以可並傳不朽也興言及此感慨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十一

係之矣

舊志

古埂碑記

程文耀 邑人

縣治西鄙交華邑界有古埂一道南北橫亘迤邐若長坡然人共知其非水道久矣至埂西有戴家窪形如釜底天造地設固從來積水之區也乃華邑人久欲徹窪水以圖耕種遂假淨溝控控開渠不奉關會擅闢古埂竟使兩邑封疆頓成沙渚鄰人膏腴險爲澤國情理既乖構訟滋起自戊申以及癸丑歷年六公驗九官更十七前後勘奪現有成案批填批修若合符節尋經河道批委陳州兩行親勘具實詳覆遂蒙上允檄飭華民將所挖新溝盡行填塞所闢古埂立爲修築而數年之案于是乎結此非一人之慶實兩邑之福也但慮歲序乘除往事易湮一時泯迹冀博長厚之名百年無傳徒滋釁隙之構爰勒於石以垂不朽庶後世子孫服疇

食德鄰邑姻婭一視同仁將鼠牙雀角之端息而媿睦任恤之誼敦胥在此一碑矣顧碑不建於堧而置之寺中者無他亦以記叙不誣實望羣神共鑒云爾雍正十年譚莊地方居民程文耀等稟官立碑焦城內

舊志

奉勅禁挖枯河南岸邊家樓隄口碑記

知縣

吳

瑄

宜川人

本縣查得棄兒溝並非枯河分流曾經親詣勘明並據南岸士民劉廷勲等具呈查出康熙五十六年前院批定之案叙詳申覆在案茲許敬修等又赴道憲上控檄飭行查卑職遵復親詣該處確勘枯河一道上自西華縣境歇馬店受坡水起下至卑境汾河止共長八十里其在卑境枯河長三十里南岸係南陵留村兩地方地勢極溼故沿河築有大隄高七八尺北岸史莊等地方地勢屬高微有土埝許敬修所指棄兒溝在河南岸邊家樓東起東南逕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十一

南陵留村兩地方至老澗灘入枯河長十里餘溝尾建有涵洞伏查水性就下若於邊家樓開掘大隄導枯河之水歸入棄兒溝勢必全河之水建瓴直趨南陵留村兩地方未有不成澤國况棄兒溝尾仍入枯河上游雖有分洩之勢下流仍有合流壅滯之患即使開隄放水遇大水之年於北岸地方亦復何益再查棄兒溝原以洩坡水之溝是以溝尾建以涵洞以防枯河倒灌所有邊家樓溝口委屬康熙年間潰隄冲決之口實非枯河分流之口康熙五十六年張令原詳聲說甚明不可開隄分洩已屬彰著即著許敬修等所稱康熙二十五年印照乃前令被高猶等朦混未及詳查率行印發之照今許敬修又附會康熙二十七年高猶等疊稟府道各立永禁堵塞印照母論歷年久遠案卷無存而核其印照年分前後互異何可以此爲左券耶且康熙五十年前任知縣修映

辰以南岸居民被渰受害詳明修築此隄以堵此棄兒溝口南岸之民受害少蘇迨康熙五十六年高猶等具呈又經前任知縣張鉞查明勢不可開詳奉前撫部院張批示嚴禁迄今四十餘年相安無事不意許敬修惟知利己罔顧害人疊赴道憲捏詞妄控請開此溝查卑縣地勢雖窪而史莊等處尙屬高阜二十二年被水成災原係非常大水如二十三二十四兩年均獲豐收乃混稱伊等糴地盡成水鄉自二十年至今五載半粒未獲更爲誕妄就卑職所勘情形邊家樓大隄斷不可開緣奉行查合將復勘過情形繪圖貼說擬議具詳連康熙五十年並康熙五十六年兩次詳案具呈憲台鑒核伏候憲駕按臨親勘轉詳等情於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蒙本府憲陳批仰候親勘繳圖附卷批詳印照俱暫存本府查得商水縣生監許敬修等呈請開挖棄兒溝一案先

據該縣吳令遵奉原詞批飭勘明枯河南岸地勢低窪棄兒溝係洩南岸坡水並非枯河水分流不宜挖隄引水爲南岸南陵留村兩地方之害並查明康熙五十六年嚴禁挖隄舊案詳覆互案而許敬修復赴憲案具呈並呈驗遠年縣印舊照一紙奉批卑府親勘行據該縣吳令復詳前情到府卑府隨即親赴商水縣確勘枯河南北各有隄岸南隄頗高北隄較卑莫考築隄之始查康熙五十年間曾經復修南岸地勢甚低水易爲患是以南隄較北岸加竣以資衛禦河北地勢高阜隄雖甚卑而與南岸之竣隄大畧相等現在北岸沿河二麥茂盛南岸近隄地畝盡屬荒草此高卑形勢顯然易見棄兒溝在南隄之內溝頭在邊家樓地方逼近隄根經南陵留村兩地方至老澗灘約長十餘里受西來諸坡之水入枯河之下游會達汾河實爲枯河南岸各村莊洩水之溝然地勢

極窪恐河水外入其溝不甚深濬且於溝尾建設涵洞如枯河水大則閉洞以防倒灌即考之誌書縣圖內載有此溝亦並非枯河分支再查枯河北岸地勢本高其窪下之區較南岸窪地尙高尺許且北岸上游大石橋以西鐵爐橋北向有南北五里梗子一道攔住西華各地方坡水俾由埂旁水口入河並無流入地內其迤東沿河一帶地方止有本坡之水設遇雨大水積俱就近處隄捻開一小隙放水歸河是北岸坡水皆資枯河宣洩下達於汾並非水無去路此南北兩岸隄埝地勢之情形也乃北岸居民因枯河不甚深廣誠恐水大之年一時宣洩不及是以混稱棄兒溝爲枯河分流邊家樓素有之隄岸混稱南岸居民堵塞希圖開挖南隄直放枯河之水下注則北岸坡水去路較循河而流更爲便捷此鄰壑之策自康熙年間北岸舉人高猶等始之今許敬修等欲踵

而行之伊等獨不思邊家樓之隄一開則枯河水多此分支橫流而南岸各村莊田廬必致盡付波臣在北岸未必因此受益而南岸則由此爲害靡涯亦何忍而出此耶查許敬修原呈內諱言開隄乃以濬溝爲詞朦朧聳聽前經姜署守勘詳亦極言棄兒溝即便受枯河之水但未確查棄兒溝本非枯河分流以致語涉依違今卑府親勘情形復取康熙五十六年前令張鉞詳奉前院憲批飭嚴禁挖隄舊案查閱據稱康熙二十八年南岸潰決田廬湮沒人民逃散至康熙五十年經前縣修令詳准修濬挑取河中之土分培南北兩隄壞者補之決者堵之自是水循故道兩岸居民受其利高猶等控許遴所築之隄在邊家樓地方昔年隄潰泛水之口並非古來河道受水之口亦並非許遴私築係前任修令奉批所築之隄等語是棄兒溝並非分洩枯河之水張前令言之鑿鑿

現在吳令前詳內叙康熙五十六年舊案係有卷存據此外並無別案可憑則昔年決隄受害已有明徵今何堪復令南岸居民重罹災患且查許敬修所呈印照係康熙二十五年所立其照內所稱溝與沽河十字其形明季時河南私堵河北具呈不許至今父老猶傳等語此皆無憑稽考之詞彼時該縣令被高猶等朦混妄給用印遂致北岸爭訟不休貽害於人康熙五十六年業經前縣將高猶等呈請開挖之隄詳蒙院批嚴行永禁在案許敬修等何得執康熙二十五年私藏印照以爲妄控証據今已查明不可憑此照亦不便復給收執致令藉以滋事應請嚴縣塗銷附卷所有邊家樓一帶枯河隄岸應請查照康熙五十六年舊案嚴禁開挖毋許多事再控再查枯河北岸史家莊下游有橋四座內任橋一座坍塌河流不無阻礙應令該縣俟農隙之時查明往例派撥民

夫修築並令查明枯河內凡有淤淺之處亦即挑濬深通以資暢流其南岸老澗灘涵洞兩頭土堤俱係卑薄鬆塌亦應令村民培築堅厚以免冲刷所有親勘情形理合具詳伏候憲台核奪卑府更有請者枯河北岸居民自昔至今疊經具控其事在所必禁現今尚有康熙五十六年舊案可稽但恐案卷在官民無由悉將來年久或有遺失破濫之處則無憑查考仰懇憲恩合無將此案禁挖河隄緣由轉詳院憲飭縣勒石庶可永杜訟端是否有當統候憲鑒於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蒙批即據親勘棄兒溝原非枯河分流且南岸較北岸窪下而康熙五十六年又實有斷不可開之案自不便混准開挖遺害無窮仰即轉飭永禁仍候詳明勒石可也此繳本道查得商水縣許敬修等呈請開挖棄兒溝分洩枯河水勢一案行據陳守勘明枯河南岸地勢低窪棄兒溝係

洩南岸坡水並非枯河分流不宜挑隄引水爲南岸南陵留村兩地方之害並查明現有康熙五十六年嚴禁挖隄舊案可稽呈請勒石永杜訟端詳覆前來應請俯如該府所請勒石永禁開挖以杜訟端相應呈請本部院批示遵於乾隆二十五年七月初十日蒙撫部院胡批如詳飭遵繳等因批道行府於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初一日轉行到縣遵照在案相應逐一勒石永遠遵守

見碑刻

禁開枯河南岸邊家樓堤口碑記

吳 瑄

縣境西南有枯河一道紆曲而多阻歲遇大水輒易盈溢河北岸地勢較高南岸極下故南岸堤工向築高原以防枯水之患而北岸史莊口頭等處居民因枯水循流不疾見南岸南陵留村兩地方有引洩坡水一溝名棄兒者以溝頭逼邊家樓隄根指爲枯河分支妄思開挖南堤引水直達棄兒溝下注圖利已而不顧人害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十六

自昔至今疊控已非一日余檢閱舊案康熙二十八年南堤潰決南陵留村兩地方田廬淹沒人民逃散至康熙五十年經前縣脩映辰勘明河淤堤塌詳准脩濬枯河挑取河土分培南北兩岸自是水循故道南岸之堤藉以鞏固故水患以得少紓詎北岸紳民高猶等於康熙五十六年飾詞控院開堤當經前縣張鉞查勘棄兒溝並非枯河分流詳覆奉文嚴禁開挖南堤迄今四十餘年相安無事近北岸生監許敬修等忽復踵前妄控輒諱開堤之名而以疏濬棄兒溝爲詞屢呈道憲行查下縣余再三察勘情形知事屬應禁繪圖查案申詳幸蒙本府憲陳按臨親勘洞悉邊家樓之隄一開則枯河之水建瓴直下南岸各村田廬勢必盡付波臣在北岸未必因此受益在南岸爲害靡涯秉公轉詳并聲請勒石永禁開挖南堤仰荷本道憲觀批允詳明呈請巡撫部院胡批飭勒

石昭垂永杜訟端度幾南北兩岸居民共相輯好各田爾田宅爾宅泯胥戕之意敦任睦之風實惟彼此均安俱利蓋各憲嘉惠爾民亦至渥矣余既奉檄捐貲購料立碑於城隍廟公所見設碑亭記此始末并將道府暨縣詳省批語逐一鐫石用垂不朽俾後人有所省覽焉

見碑刻

周口南岸金龍四大王廟碑記

知縣 牛問仁

乾隆癸巳初夏問仁宰商水次年甲午春同鄉張輯五等議建大王廟於周口潁水之南乙未秋九月告成屬余志之余惟節莫大於忠義德無間於幽明縱觀天地間升沉榮悴轉眼成虛而惟此義膽忠肝足以擎八柱而維六幕耿三光而薄九霄上可報効國家下可庇佑蒼赤此依古貞臣義士生則建殊勲全志節沒則銘彝鼎肇明禋亙千秋萬代而俎豆於不祧者也夷考記載王籍隸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十七

浙之山陰爲宋季武學生素矢忠義元滅宋赴水盡節明太祖兵起王見諸夢許反黃河水助戰彭城後果驗遂得封王卒於封邱之金龍口行四故曰金龍四大王我朝定鼎百三十年屢著靈蹟夾河兩岸多立廟祀周口地界淮商賈魯褚汾滙入潁流商賈雲集康熙年間都油增價衆商舟楫順利諸藉王休咸思報之糧油商人公議每千百抽存什一乾隆初年計得四百餘金經營生息三十餘年又各竭力捐輸始得贊成其事於戲王以諸生抱忠貞炎宋絕祀已九十年而王英魂精氣砥柱中流直與漢廣江永大河之來天上瀚海之衛神州同其縣長悠久用能呵護生靈無遠弗屆其能壯有宋衰歇之氣於四百餘歲以後者即能扶大清神聖之祚於億萬斯年之久者也禮稱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王其最歟抑聞忠義人皆可學衆商賈一念之誠年幾百載貲計萬金

協力同心共成厥志是亦抱忠愍而襄義舉者宜王之扶翼啟佑於無疆也抑於此竊有私祝焉問仁沐聖恩莅事商邑春秋四更問雨占晴利害與民共之邑境地多窪下水患尤縈寤寐尚祈明神垂佑保茲澌疆永絕災祲俾履平康則蒙王之休而飲食尸祝者又不惟五方商賈之衆已也歎歎私衷王其鑒之

舊志

韓師沂循績碑記

牛問仁

問仁宰商十年每咨訪循績爲前事師父老亟道署令韓公遺愛在人癸卯初夏嗣君德川攜家乘過予具悉公姓氏里居公諱玉曾字師沂號隨岳世居江蘇長洲縣雲和里爲大宗伯文懿公元少先生嫡孫以孝友文章世其家所載宰商水縣恤民勤事以勞瘁疾没于官詳見刺史楊笠湖跋其後跋云鬼神事涉幻儒者多弗道然而陰隲之理不誣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中州大河以南被

水時商境田悉成湖歷年積水滙焉署縣韓公玉曾始蒞事惻然廛念先發倉濟急即履畝勘實首以災報籲甚力奉旨發帑賑濟而韓已沒矣余奉委覆勘隨勘隨賑親閱城關偶因暑渴憩城隍廟一人從廊下突出乞命意其迫於饑也慰之曰討賑勿在此當歸里甲其人則匍匐前曰民幸有宿舂非討賑者今蚤囊粟入城因尙未市就廟殿前假寐仰見上有二神並坐其左冠帶知爲隍神右即已故韓父母也神告以汝當有大厄可速歸民即求救於韓父母神曰此非汝韓父母所能救刻下有放賑楊父母至當哀乞之醒而公果至惟求一援手余問有何難則其人不自知惡其語類癩命逐之堅不去請益力不得已笑而許之越日以次查煙戶至東門外詢有其人適他出訪其鄰皆曰此良農誠樸素無癩疾此後不復見其人亦寂無他驗意其厄解耶抑神特爲韓顯其

靈耶是人張姓忘其名又陳郡嚴太守跋云癸卯承乏陳郡飫聞鄉前輩韓明府宰商有異績績楊刺史跋得其詳宜鐫石隍廟之側問仁備核前文與父老所傳咨訪相符有官若此而嘉績不聞於後斯亦宰斯邑者責也因譜十二韻讚之用備采擇讚曰仰惟前令質本乎仁視民如子恫瘝乃身哀我顛寡繪圖縷陳行吾所視倡先四鄰稽戶履畝爰咨爰詢牽舟乘橈備極勞辛身雖即世遺愛在民聰明正直是稱曰神神亦何私嘉德實親匪異斯志惟績紀循婆心一片千載有真道揚美善用規後人

見碑刻

新建鳳臺試院碑記

知縣

葉爾安

仁和人

同治五年秋余來澱川下車採風土習端整心且喜之城東南隅舊有鳳臺書院久不葺漸多頽圯其地亦湫隘不聞絃誦聲者非一日矣方謀更新值縣童子試相率集於署中署又褊狹遇風雨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十九

無所避輒以爲苦余意建考棚以事無創者每中止既而曰是有司責也會軍事方殷大兵屯境上又不暇明年賊渡運河雄師踵擊滅之淮潁之間不驚烽燧得與諸父老休養生息因蹶然而起曰此其時矣乃延紳耆董厥事購宅於署之東因其基而拓之邑貢生李如璧者善風鑑命相度改作閱十數月而始成其制頭門三間東西各有屋進此爲龍門門以內列東西號舍各十一其上爲堂三楹堂之兩旁又爲號舍各四號舍壘磚覆板檝入地半尺許統計坐次可千人堂之後爲廳五楹廳之下爲左右廂其後有隙地可治爲圃至于庖湢厠廐之屬罔不畢具規模之宏廠結構之謹嚴誠始願所不及此邑人士顧而喜甚余亦喜甚或者曰邑乘凋敝後瘡痍未復興作非時今者費用之積聚何莫非民財木石之挽運何莫非民力豈有待而迫之有迫而爲之者而顧不稍

緩耶余曰不然學校之廢孝悌日乖廉恥日喪侮慢不順皆由此出此不教之過耳即時而振興之風俗人心將視此爲轉移勝於法度之防奸刑威以禁暴爲政者務端其本余故汲汲焉圖之而又喜邑之人歡欣鼓舞猶且靡然而樂從也工既竣榜其門曰鳳臺試院名乃鳳臺之舊者志因也書院而統名試院者志創也總自今歲科兩試在其中月課試亦在其中蓋一舉而兩得焉其書院故址改爲澱川義塾示不廢也若夫月課之膏火飯食山長及塾師之脩饈增益其所有擴充其所無余適量移將他往媿無以善其後不能無望於來者是役也謀不能獨斷事不能專成邑紳之始終總其任者李漱芳趙倣葉德先也往來經理於其間者葉奉先葉慶雲屠以德何熙宸李慶雲也司會計効奔走者胡濬灝黃治國也時同官斯土者教諭滎陽李汝梅訓導許州李濟川城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二十一

守把總祥符高上林典史大興葉桂林滎陽李君旋去任南陽任古盜繼之均有贊助云

見碑刻

禁止扒汾河隄碑記

知縣 葉爾安 仁和 人

爲曉諭事案據龍塘河文生周制禮貢生張文學等聯名呈控雷坡監生雷西範武生雷貫五率衆扒隄各情經前縣集訊斷令雷西範雷貫五幫給周制禮張文學等修隄經費錢二百串仍飭將扒隄人雷金柱等送案究治雷西範託病保釋捏詞赴府控訴本縣蒞任後奉發審斷訊得商邑西南有汾河一道雷坡在河之北龍塘河在河之南向係各修各隄彼此不准扒掘歷經興訟存有成案本年六月天雨連綿河水暴發北岸勢將漫溢雷坡之人陡生奸計扒開南岸河隄致令龍塘河一帶人等受其陷溺之苦本縣明查暗訪婦孺皆知無怪周制禮等控請究辦質之雷西範等

亦各俯首無詞供係雷金柱雷中山糾人起衅現已逃匿該首事
未能攔阻自知咎有應得但求寬其既往予以自新查核情詞尙
知悔過因思爾等隔河居住就是比鄰不忍失其親睦之誼雷西
範願遵前斷呈繳修隄經費錢二百串復據周制禮等呈請以此
項撥歸鳳臺書院修理之用應俟雷西範繳到後擇期開工本縣
推原扒隄之由皆因河漸淤塞隄又低薄以致猝遇水災貽禍鄰
壑入冬以來正當農隙之時亟應未雨綢繆永杜後患限定自十
一月起至來歲三月止北岸責成雷西範雷貫五傳知各段南岸
責成周制禮張文學傳知各段照章集夫挑濬河內淤土加高岸
隄土四尺務須一律寬厚興築堅固報後勘驗嗣後北岸不得扒
南岸隄南岸亦不得扒北岸隄倘北岸雷坡人等再有挾嫌往扒
南岸隄者定將該首事等先行詳辦各具甘結附卷著即抄錄勒
石以示將來此諭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二十一

葉邑侯去思碑

趙崇光

邑在漢時名曰汝陽西連淮蔡東隸南頓帝王起興之區衣冠文
物之藪也官斯土者前有蒯越鍾雅後有高若諾若龐壘若吳燿
若康起枚修映辰類皆賢良接踵政績卓著披覽邑乘心嚮往之
余生也晚未獲飫聆教言親沐德澤用滋戚焉同治五年公由孟
縣來蒞於茲甫下車即詢父老曰商邑昔稱名勝流風遺俗猶有
存乎父老曰自遭兵燹創痍未復戶鮮誦讀田多荒蕪吾儕小人
思得父母我者而咻噢之也久矣公之來耶何其暮也公曰吾奉
命守土循分盡職亦教與養而已迺建試院顏曰鳳台菁莪造士
棫樸作人迺疏水道起自烏溝西修汾岸北築沙堤各安其業各
遂其生士之子咏於庠農之子休於野工商之子樂於途而嬉於

市未期年而大治昔子產在鄭民猶先謗後誦公則不介而孚不怒而威古之遺愛不是過也嗟乎公德在民民獨何心能不思哉而或者謂商之民愚魯而强悍輕儇而刁健往往爭訟見忌長上是大不然夫民猶水也水順流而易下民猶草也草遇風而必偃善教民愛善政民畏是在善爲撫御者若公之德政遺留與古昔循良後先映輝宜乎邑人士長言之歌詠之歌詠之不足故又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立去思之碑於數年後以志不忘也漢循吏傳稱何武所在無赫赫名去後常令人思其我公之謂乎公諱爾安字貞甫浙江仁和人廩貢生

建修王公祠碑記

陳州府
通判 陶學海

蓋忠義乃豪傑英雄之堅志也溯查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捻匪撲犯周家口其時署理通判事係候補同知王可思號雲樵安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二十二

徽人當聞警之際諭閭鎮民商集團守禦詎料賊衆團寡閭鎮遭擾以致王公見危授命率領子媳孫女暨丁役人等同時殉難實屬舍生取義一門忠節蒙前河南巡撫部院恒奏請荷蒙皇上天恩飭部議卹追贈建祠祭祀並附祀等因緣其時周家口各紳商等曾經官諭捐建祠宇乃因斯時軍務未靖是以尙未遵議立祠此時閭省安恬民歌樂土經本鎮南北西三寨四總局漢回紳董及在鎮商賈等皆追念王公爲民紓難遇害慘烈情願遵奉立祠以揚忠義而伸敬忱茲已告成祠宇設位奉祀聯名具稟前來由分府牒知本府稟請各大憲備案以表本鎮四總局紳董乃民商之好義急公用特聊達數行以爲記焉俾得永遠留芳千秋不朽

云爾

見碑刻

重修商水書院碑記

監察御史 李擢英 邑人

國家崇儒重道養賢育才飭天下郡縣各建聖廟以爲士子儀型之地並設試院以爲士子校藝之場又復於巽位起奎星樓以爲一邑文明之兆其爲造士計者法至周意至善也吾商舊無試院自前令葉公貞甫始規官地一區於東門內前仿試院儀制號舍翼張後按書院規模講堂鱗比蓋欲科歲試士於此每月課試亦於此維時兵燹甫過士子蕩析離居不獲講藝故雖狹隘弗覺也越辛巳邑侯李君明軒北平歲進士涖治吾商下車以來殷然以興養立教爲心不數年士子被其薰陶者漸覺蒸蒸日上每遇縣試號舍至不能容邑侯慮之於是延僚佐集紳耆而商之曰文章本樂事也今校士之所至於肱胝肩摩懼無以暢文興會擴而充之其何能已第思多士致此濟濟者無非聖教之涵濡文星之呵護嚮見聖廟之魁梧俱有摧敗不並修焉可乎僉應曰唯而學博

蘇君幼山許君玉圃尤引爲已事力加贊成由是偕城尉海君仙航各捐俸以爲之倡而邑人之聞是舉者亦復踴躍相從輸資恐後因擇邑紳王君凌霄蘇君貫一傅君振德等董其役而幼山司訓亦日往監工不辭况瘁其收夫錢文賑目統歸裕盛典等經理爰乃始自聖廟於崇聖祠之就圯者建之於大成殿之脫斃者補之而兩廡以及櫺星門亦皆頽者植之敝者新之既而試院則添建號舍二十二楹而講堂以及齋室亦各墜茨丹雘視前有加厥後萃其工於奎樓尤且丹堊黝碧翼如嚴如輪焉奐焉蓋統三者觀之無不愜人心符體制焉歲乙未工竣同事邑人士具始末走書徵文於余余惟春秋重勞民雖時亦書惟魯僖公作泮宮則略之良以學校爲政之先務雖勞民不可廢也今邑侯李公留心文教一舉而崇儒重道養賢育才各得其所可謂知爲政之先務者

已以視世之崇廟貌以徼福於鬼神侈園亭以肆志於晏逸其賢不肖相去爲何如也行見人文蔚起科第崢嶸梧桐之彩鳳復鳴銀杏之蟠龍再振猗歟休哉殆皆我邑侯殷勤造士之所致歟故樂序之以志景行云

見碑刻

創修周口鎮南岸石壩碑記

拔貢

李介祺

邑人

周口鎮爲兩河滙流之區鎮南岸沙河相依而行袤延數百里如一致焉每逢夏秋水勢暴發衝刷隄址不知凡幾曩者邑侯吳公曜率紳商部民增高培薄以圖鞏固均利賴之故至今猶稱吳公隄光緒時代同里世丈何公其均張公泰宣淮陽郭公廷相膺邑侯李公煥新之聘先君敬菴公亦與其列俾管寨工局事宜斯時司筆札者胡公萬熙職庶務者王公慶雲克儉克勤和衷共濟所收寨釐等錢欸除築寨養勇經費外節省尙有餘貲諸公恐此欸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二十四

少涉糜爛爰建議創修石壩以當水之急流購買甄石雇覓土工興此大舉熱風暑雨諸公監督河干幾廢寢食數閱月而告成厥後河伯肆威其魚無患未始非諸公一勞永逸之力諸公實事求是見義勇爲閤鎮耳目無不熟悉碑銘碣頌烏足爲榮而訓俗型方取法來世願以諸公資嚮往云姑爲記

見碑刻

義商甯波元豐號紀念碑記

貢生

胡萬熙

邑人

宣統三年春霖雨爲災民不聊生去年二麥減收秋禾歉薄戶少蓋藏欲求外援而東南皖北一帶永夏各屬均遭水災西北襄葉禁糧出境各紳雖善設法捐資平糶又緩不濟急人心洶洶亂象呈矣幸有甯波阮雯衷司馬所設元豐號駐周鎮懋遷司號事者爲劉君國卿顧君炳臣陳君礪卿三人皆樂善君子也目覩災象慨然有拯救之心爰電達漢口聯號運白米十數萬石平價出售

不數日而米糧抵周四方來難者繹絡不絕不惟閭鎮借茲餬口即百數十里亦皆借此糧以存活迨至麥收有期人心大定迴憶春荒時若非元豐號平價之舉吾鎮數萬生靈其不甘爲餓莩勢將滋爲亂階爲患何堪設想吾鎮既蒙其福即不忍沒其善爰泐石以志紀念並以勸後之富商大賈貿易於茲者

見碑刻

邑侯曾公祠堂碑記

胡萬熙

公殉難之明年癸丑秋九月邑人士爲公建祠落成將以開會追悼而公愛民之誠死事之慘因並識其始末焉公姓曾氏諱紀烜字鈍夫江西彭澤人初以橐筆來豫旋納粟爲知縣分陳郡奉委發審局公案疑獄多所平反上憲鑒其勤能厯攝淮寧項城扶溝等縣篆循聲昭著輿論翕然民國紀元三月署商水縣知事時值鄰氛不靖匪徒肆擾公嚴飭守望辦理防堵朝夕奔波身無寧所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二十五

冬十一月據報縣境巴村地方有大股土匪盤踞行搶居民紛紛逃避公念切民瘼以剿賊自任函約周口商團兼帶縣城巡警捕差百餘人督隊前往行抵北蔡寺與匪相遇是日雨雪霏霏寒風澈骨公不忍遽加屠戮力勸解散該匪竟開鎗抗拒商團等竭力抵禦終以賊衆我寡哨官王漢臣什長施保全及巡警二人差役四人皆陣亡公見匪勢益熾延燒村莊幾成焦土遂奮不顧身執戈罵賊賊怒連發數鎗鎗彈貫入頂腦遍體鱗傷噫慘矣夫公之任商也未及一載當國體變更民氣囂張之際舉凡導引文明建樹新政日不暇給公持以鎮靜次第舉行不爲羣議所搖民之受賜實多又犯難以死忠骸迎歸百姓跪祭哭聲動天至今述公遺事猶淚涔涔不已也嗚呼士大夫偶膺民社往往談忠義侈口張目自謂能之一旦遇禍患輒心悸口噤或走匿以圖免或毀方以

爲圓變節易操掩飾彌縫百般藉詞未有慷慨激昂蹈死而不恤者也若公忠烈發於血性舍生取義與顏平原張睢陽同壽千古世之臨難苟免者能無聞而生愧耶邑人士感思戴德鍬石記實並以慰公在天之靈所有從征陣亡官弁例得附祀祠右

見碑刻

重修商水縣文廟碑記

舉人施景舜睢州代

大道有興廢而祀典有盛衰此理之常也然董子有云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自往古以迄於今孔子之道循之則治違之則亂此其可知者也夫古今人之心理無不同即中外人之心理無不同則其所以治之之道亦安得不同斯理既不絕於人心斯道固可決其不能遽廢而不興故祀典亦無衰而不復盛之理曩者歐化東漸異學爭鳴先聖祀典亦云替矣未幾遽令復祀而徐君家璘適爲商水縣知事以甲寅仲春上丁禮畢顧瞻殿宇失修牆垣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二十六

頽壞喟然曰是有司之責也方今復祀孔子祀典煌煌亙古爲昭有司曷敢不仰承德意作新斯廟且令諸生之講道論德者有所取法而瞻仰乎爰召邑紳商議重修并捐廉俸以爲之倡邑之士相與踴躍輸將奔走恐後鳩工庀材凡殿廡門堂垣墉之屬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易之蓋瓦瓴甌之破損者治之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新之以夏四月興工至六月而工竣余聞之嘉徐君知爲治之本而邑人之樂於從善如此君以道化之固易易耳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余將於君之治邑卜之矣君復將以仲秋上丁詣廟行禮而觀厥成邑紳咸願刻石以彰君美來請於余乃作詩曰

浙有徐君來莅茲邑廉明彊幹百廢俱輯維彼鬢宮蕪廢不治徐君曰嗟責在有司爰召諸紳誨諭諄諄踴躍輸將作廟維新爰鳩

百工大度其功量材效技運斤成風丹堊旣施厥功告備迺興樂舞迺頒禮器上丁仲秋吉日辰良我君戾止穆穆皇皇垂紳正立致祭孔虔劬登陳羹棗栗豆籩金鐘發響簫管和鳴三獻告徹依我馨聲青青子衿惠我好音執籥秉翟集于泮林泮水洋洋有藻有魚依于其蒲其樂只且神其來格集於斯庭匪馨黍稷明德維馨諸生濟濟胥循是道治績巍煥使君壽考有美必書匪私於君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徐邑侯德政碑記

恩貢 王炳揚 邑人

自古循良報最盛稱兩漢其政績卓著光耀史冊者不可勝述至論夫戡亂有方或剿撫並用或殲除巨寇如龔遂之治渤海張綱之定廣陵虞詡之平朝歌皆以文臣而長兵略牧民而爲民除害者也商水連界西郟向爲盜賊出沒之區近年土匪蜂肆擾及邊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二十七

境巴村各地方肆行劫掠鄉民紛紛驚避自前邑侯曾公剿匪殉難該匪益形猖獗日甚一日上憲知公能軍民國二年癸丑五月委署吾邑公性剛明有膽畧少習兵家言曉暢戎機每戰必親臨行陣爲士卒先前官南召土匪據險盤踞民遭荼毒公督率兵隊直搗其穴斬獲多人匪懼而遠竄境內肅清署唐縣泌陽剿匪亦類是威聲大振自下車後民瘼關心先約邑紳舉辦守望社編查戶口以清盜源又慮風氣未開訓練不易旋改爲保衛團因時變通無非爲綏靖地方起見六月間邑西六十里西華境甄橋匪徒嘯聚公請督憲撥兵並約西蔡兩縣會剿匪聞風暫退而出沒不常屢在邊境焚掠公一意爲民除害寢饋不安八月二十二日親率兵隊偕周口團長及團兵巡兵馳往攻剿賊率黨數百人分道來拒且多設伏團長黎公恃勇疾趨猛撲賊驚走正欲乘勢奮擊

伏發中鎗陣亡兵隊及團兵血戰被圍公奮不顧身殺出重圍鎗斃數十人賊奔潰公退至柴堂寨此時餘勇可賈仍欲奮力追擊時上蔡陳大令帶兵馳赴迎公入華陂集休息次日聞匪衆遠去公始歸是役也以孤軍深入賊境無助無援冒鋒鏑履險危卒能挫彼凶鋒轉敗爲功其爲民驅害可謂不遺餘力矣視漢循吏戡亂之功何多讓焉現保衛團成立訓練精熟即是勁旅加以管帶得人分駐各區時常巡邏再與周口團兵及鄧城練勇聯絡一氣公坐鎮其間相機調度進可戰退可守則此方可恃以無恐至屢次鄉民拏獲之人其確係奸民訊明按律懲辦不稍寬縱其涉於疑似經良民公同來保必原情開釋許以自新蓋必如此而元惡巨寇無倖脫之法網愚民迫脅荷矜恤之厚恩昔江忠烈公條陳兵事八端有寬脅從之條即書脅從罔治之意前代名將行軍亦

商水縣志

卷十四

麗藻志

二十八

多注意於此我公嚴明中寓仁厚亦暗合此意焉邑人士感銘不忘謹將剿匪事實勒諸貞珉俾功德永傳不朽矣若諛頌藻飾之浮詞皆略而弗陳懼失實也

見碑刻

重修東嶽廟碑記

廩貢

趙明坤

邑人

粵稽古帝首重祀典故虞書云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蓋以岱爲五嶽之宗羣神之主天子望而祭之以爲天下先降及後世王政廢弛民風澆漓好事者創爲禍福之說假嶽神之威靈建廟設像以警愚頑自是而東嶽之祀徧天下但相沿已久非議禮之天子何能遽革邑南關外東嶽廟不悉創自何時相傳明太祖曾駐蹕於斯天啟乙丑邑人段雲鳳等重新之湘陵楊一鵬記之頗詳此後繼修者屢矣歲丙辰邑人王鴻聲梁子俊等見廟貌傾圯勸募釀金鳩工庀材缺者補之舊者易之年餘葺事

屬予爲記予觀夫規模仍舊氣象聿新既塗既牖美奐美輪瓦縫參差釘磷磷也櫺牖啟閉星熒熒也五彩繽紛雲擾擾也一牆一壁污堊咸宜楹則丹角則刻山其節藻其稅直欄橫檻左右漆設若庶若廊開拓宏張若神若像金碧輝煌盛矣觀止矣圍垣樹木禪房蒔花不必言矣予欣然曰是役也諸君子之精力竭矣心願償矣邑人士頂禮拜瞻鮮不肅然起敬生善心而遏惡念是即諸君子之功德綿綿於無量也然予更有說焉俗謂神靈赫濯籍善惡司生死禍福祈免相償如願泥是說也恐愚夫愚婦以妄誕不經之談惑渺冥無據之事而溺之而諂瀆之風以起於世道人心反相謬戾祀神適以慢神甚非古聖帝秩宗之深意也不然季氏之旅孔子非之何哉

採訪稿

